

宋元通鑑

第廿八冊



內閣文庫			
三八函	二二六	二二七	漢書類
六八架	四八冊	四七號	

內閣文庫			
六四函	二二六	二二七	漢書類
一四架	四八冊	四七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177	
冊數	48 (28)		
函號	284	47	

新刊納本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宋元通鑑卷八十一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八十一 癸未一年

孝宗一

淺草文庫

隆興元年金大定三年春正月壬辰朔帝朝德壽宮自是

歲如之議者以欽宗服除當舉樂事下禮曹黃中復

奏曰臣事君猶子事父也春秋賊未討不書葬以明

臣子之責况欽宗實未葬而可遽作樂乎事遂寢

置武舉十科以胡銓為祕書少監銓論史官失職者

黃中復

史

四、一謂記注不必進呈。庶人主有不觀史之美。二謂唐制二史立螭頭之下。今在殿東南隅。言動未嘗得聞。三謂二史立後殿。而前殿不立。乞於前後殿皆分日侍立。四謂史官欲其直前。而閣門以未嘗預牒。以今日無班次為辭。乞自今直前言事。不必預牒閣門。及以有無班次為拘。詔從之。庚子。以史浩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張浚進樞密使都督江淮東西路軍馬。開府建康。浚薦陳俊卿為江淮宣撫判官。先是帝召俊卿及浚子栻赴行在。浚附奏請帝臨幸建康。以動中原之心。用師淮濡。以為吳璘聲援。

張栻

帝見俊卿問浚動靜飲食顏貌。曰朕倚魏公如長城。不容浮言搖奪。浚開府江淮。參佐皆一時之選。栻以少年內贊密謀。外參庶務。其所綜畫。幕府諸人皆自以為不及。及入奏事。因進言曰。陛下上念祖宗之讐。耻下閔中原之塗炭。惕然于中。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即天理之所存也。願益加省察。而稽古親賢。以自輔。無使少息。則今日之功。可以立成。帝大異之。丁巳。吳璘奉班師之詔。寮屬交諫。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此舉所係甚重。柰何退師。璘知朝論主和。乃曰。璘豈不知此。顧主上初政。璘握重兵在遠。有詔

當時諸帥皆賢者故斤斤慮及此

孝宗力志
恢復何在
只為政府
失人

通鑑卷八十二 宋紀
璘何敢違遂退師還河池金人乘其後璘軍亡失者
三萬三千部將數十人連營痛哭聲振原野于是秦
鳳熙河永興三路新復十三州三軍皆復為金取
二月壬戌朔用史浩策以布衣李信甫為兵部員外
郎齎蠟書間道往中原無奇招豪傑之據有州郡者許以
封王世襲 巳卯賑兩淮流民及山東歸正忠義軍
癸未黃祖舜罷 庚寅逐秦檜黨人仍禁輒至行
在 三月壬辰朔金帥紇石烈志寧以書來求海泗
唐鄧商州之地及歲幣先是金人十萬衆屯河南聲
言規取兩淮朝廷震恐張浚請以大兵屯盱眙泗濠

辛次膺直
言

廬備之至是志寧乃以書抵浚欲凡事一依皇統以
來故約不然請會兵相見且遣蒲察徒穆大周仁屯
虹縣蕭琦屯靈壁積糧修城將為南攻計 癸巳以
張燾參知政事辛次膺同知樞密院事初次膺為右
正言力諫和議為秦檜所怒流落者二十年帝即位
召為中丞次膺每以名實為言多所裨益帝呼其官
而不名若成閔之貪饕湯思退之朋比葉義問之奸
罔皆被論罷每章疏一出天下避之渡江以後直言
之臣稱次膺為首 張燾罷庚子以龍大淵知閣門
事曾覲同知閣門事未幾並罷 是月詔求遺逸濠

梁奏北方游手萬餘人應募欲以營田劉蘊古聞而有請願得自將以與虜角毋使徒老耒耜間陳康伯張燾辛次膺咸是之史浩獨不可曰是必奸人來為虜間國家隄防稍密不得施其伎欲姑以此萬人藉手反國耳康伯等襍然謂逆詐浩命吏召之曰俟其來當可見也相與坐堂中俟久之乃至浩迎謂曰昔樊噲欲以十萬眾橫行匈奴中議者猶以為可斬子得萬烏合何能為蘊古素謂在朝諸臣皆可欺意得甚卒聞此語大駭失色遽曰吾意無他此萬人家口皆不來必不為吾用不如乘其未定挾去為一拍事

浩此一事
稍可

誅奸細

幸成猶不可知耳浩顧諸公曰已得之通判之言是矣此萬人固不留獨不知通判眷屬今在何所時蘊古家在幽燕自知失言內愒不得對比茶甌至戰悚不復能執幾墮地遂退廟議猶不然然迄得不遣既踰月張浚奏改通判太平州往來都督府稟議軍事後數載蘊古私使其僕駱昂北歸有告者及搜所遣家訊則皆刺朝廷機事也乃伏誅浩雖多誤國于此亦有先識初吳山有伍員祠瞰闐闐都人敬事之有富民捐貲為扁額金碧甚侈蘊古始至輒謁祠妄謂有心諾以俸易牌而刻其官位姓名于旁市人皆驚

魏仲昌

曰以新易舊惡其不華耳易之而不如其舊其意果何在有右武大夫魏仲昌者獨曰是不難曉他人之歸正者僥倖官爵金帛而已蘊古則真細作也夫謀之入境不止一人榜其名所以示踵至者欲其知已至耳聞者憮然不信後卒如其言夏四月戊辰張浚被命入見帝銳意恢復浚乞即日降詔幸建康帝以問史浩浩對曰先為備守是謂良規議戰議和在彼不在此儻聽淺謀之士時興不教之師寇退則論賞以邀功寇至則斂兵而遁迹致快一時含冤萬世及退詰浚曰帝王之兵當出萬全豈可嘗試以圖僥

恐為浩所沮然非体矣何不先去之而後出師

倖復辯論于殿上浚因內引奏浩意不可回恐失機會且謂金人至秋必為邊患當及其未發攻之帝然其言乃議出師渡三省樞密院不預聞會李顯忠邵宏淵亦獻擣虹縣靈壁之策帝命先圖二城浚乃遣顯忠出濠州趨靈壁宏淵出泗州趨虹縣侍御史王十朋上疏曰天子之孝莫大於光祖宗安社稷因前王盈成而守者周成康漢文景是也承前世之微而興者商高宗周宣王是也先君有耻而雪之漢宣帝臣單于唐太宗俘頡利是也先君有讐而復之夏少康滅澆漢光武誅莽是也迹雖不同其為孝則一

也靖康之禍、亘古未有、陛下英武慨然志在興復、陛下之心、真少康高宗宣王光武之心、奈何大臣不能仰副聖心、願戒在位者去附和之私心、贊國家之大計、則中興日月可冀矣。壬申、賜禮部進士五百三十八人及第出身。是科得呂祖謙、五月甲辰、李顯忠及邵宏淵敗金人于宿州。乙巳、史浩罷。省中忽見邵宏淵出兵狀、始知不由三省、徑檄諸將。浩語陳康伯曰、吾屬俱兼右府、而出兵不預聞、焉用相為哉。不去何待。入對、因奏陳康伯欲納歸正人、臣恐他日必為子孫憂。張浚銳意用兵、若一失之後、恐陛下不得

呂祖謙

十朋再疏

復望中原、因力乞罷。王十朋論浩八罪曰、懷奸誤國、植黨盜權、忌言蔽賢、欺君訕上、帝為出浩、知紹興十朋再疏、謂陛下雖能如舜之去邪、未能如舜之正名定罪。紹興密邇行都、浩嘗為屬吏、姦賊彰聞、亦何顏復見其吏民。遂改與祠。史正志與浩族異、拜浩而父事之。十朋論正志傾險姦邪、觀時求進、宜黜正志以正典刑。林安宅出入史浩龍大淵門、盜弄威福、至是詐病求致仕。十朋并疏其罪、皆罷去。李顯忠自濠梁渡淮、至陡溝、金右翼都統蕭琦用拐子馬來拒、顯忠與之力戰、遂復靈壁。顯忠入城、宣布德意、不戮一

十朋三疏

靈壁之捷

顯忠宏淵不協

人于是中原歸附者接踵。宏淵圍虹久不下，顯忠遣靈壁降卒開諭禍福。金守將蒲察徒穆、大周仁皆出降。宏淵耻功不自己出，會有降千戶訴宏淵之卒奪其佩刀，顯忠立斬之。由是二將不協。未幾，蕭琦復降于顯忠。丙午，李顯忠兵傳宿州城，金人來拒。顯忠大敗其眾，追奔二十餘里。邵宏淵至，謂顯忠曰：「招撫真關西將軍也。」顯忠閉營休士，為攻城計。宏淵等不從。顯忠引麾下楊椿上城，開北門，不踰時，拔其城。宏淵等殿後趣之，始渡濠，登城，城中巷戰，又斬首虜數千人，擒八千餘人，遂復宿州。中原震動，捷聞。帝手書

宿州之捷

宏淵使之也

勞張浚曰：「近日邊報中外鼓舞，十年來無此克捷。既而宏淵欲發倉庫犒卒，顯忠不可，移軍出城，止以見錢犒士，士皆不悅。詔以顯忠為淮南京東河北招討使，宏淵副之。丁未，以辛次膺參知政事，洪遵同知樞密院事。時符離之捷，日聞次膺手疏千餘言，乞加持重。辛亥，帝率羣臣詣德壽宮上壽，賀天申節，自是歲如之。癸丑，紇石烈志寧自睢陽引兵攻宿州，李顯忠擊却之。金守撒復自汴率步騎十萬來攻宿州，晨薄城下，列大陣。顯忠謂宏淵併力夾擊，宏淵按兵不動。顯忠獨以所部力戰，俄而敵大至。顯忠用克

宏淵宣誅

敵弓射却之。宏淵顧衆曰：「當此盛夏，搖扇於清涼之下，且猶不堪，况烈日被甲苦戰乎？」人心遂搖，無復鬪志。至夜中，軍統制周宏鳴鼓大譟，陽爲敵兵至，與邵世雍、劉侁各以所部兵遁。繼而統制左師淵統領李彥孚亦遁。顯忠移軍入城，統制張訓通、張師顏、荔澤、張淵等以顯忠宏淵不協，各遁去。金人乘虛復來攻，城顯忠竭力捍禦，斬首二千餘，積尸與牛馬墻平。城東北角，敵兵二十餘人已上，百餘步。顯忠取軍所執斧斫之，敵始退却。顯忠歎曰：「若使諸軍相與倚負，自城外掩擊，則敵兵可盡，敵帥可擒，河南之地指日可復矣。」

符離大潰

復矣。宏淵又言：「金添生兵二十萬來，倘我兵不返，恐不測生變。」顯忠知宏淵無固志，勢不可孤立，歎曰：「天未欲平中原邪？」何沮撓如此。遂夜引還。甲寅，至符離，師大潰。是舉所喪軍資器械殆盡。幸而金不復南，時張浚在盱眙，顯忠往見浚，納印待罪。浚以劉寶爲鎮江諸軍都統制，乃渡淮入泗州，撫將士，遂還揚州。上疏自劾。乙卯，下詔親征。六月庚申朔，日食。癸亥，汪澈罷。張浚乞致仕，且請通好于金。初，宿師之還，士大夫主和者皆議浚之非。帝賜浚書曰：「今日邊事倚卿爲重，卿不可畏人言而懷猶豫。前日舉事之」

有君無臣
可歎

通鑑卷八十一 宋紀
初朕與卿任之。今日亦須與卿終之。浚乃以魏勝守海州、陳敏守泗州、戚方守濠州、郭振守六合、治高郵、巢縣兩城爲大勢。修滁州關山以扼敵衝。聚水軍淮陰、馬軍壽春。大飭兩淮守備。帝召浚子栻入奏事。浚附奏曰：自古有爲之君，心腹之臣，相與協謀同志，以成治功。今臣以孤蹤動輒掣肘，陛下將安用之？因乞骸骨。帝覽奏謂栻曰：朕待魏公有加，雖乞去之，章日上。朕決不許。帝對近臣言：必曰魏公未嘗斥其名，每遣使至督府，必令視浚飲食多少，肥瘠如何。至是帝以符離師潰，乃議講和，召湯思退爲醴泉觀使奉朝

請。戊辰，召虞允文以周葵參知政事。癸酉，下詔罪已。於是尹穡附湯思退劾張浚，遂降授浚江淮東西路宣撫使。邵宏淵降官階，仍前建康都統制。王十朋上疏言：臣素不識浚，聞其誓不與敵俱生，心實慕之。前因輪對言：金必敗盟，乞用浚。陛下嗣位，命督師江淮。今浚遣將取二縣，一月三捷，皆服陛下任浚之難。及王師一不利，橫議蠱起。臣謂今日之師，爲祖宗陵寢，爲二帝復讐，爲二百年境土，爲中原弔民伐罪，非前代好大生事者比。益當內修，俟時而動。陛下恢復志立，固不以一衄爲羣議所搖。然異論紛紛，浚旣待罪。

出十朋

罷次膺

臣其可尚居風憲之職。乞賜竄殛。因言臣聞近日欲遣龍大淵撫諭淮南。信否。上曰無之。又言聞欲以楊存中充御營使。上嘿然。改除吏部侍郎。十朋力辭。出知饒州。戊寅。辛次膺罷。次膺以疾祈免。且奏曰。王十朋雖上親擢。天下皆知臣薦其賢。湯思退召將至。亦知臣嘗疏其奸。乞罷奉祠。陛辭。帝甚惜其去。次膺奏曰。臣與思退理難同列。帝曰。有謂思退可用者。次膺曰。今日之事。恐非思退能辦。思退固不足道。竊恐有悞國家爾。已卯。貶李顯忠筠州安置。甲申。右諫議大夫王大寶論移蹕。秋七月庚寅朔。以虞允

王大寶

不罷宏淵
再貶顯忠
有此舉動
否

文為湖北京西制置使。癸巳。以湯思退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再貶李顯忠潭州安置。丙申。太白晝見經天。乙巳。以旱蝗星變。詔問政事闕失。胡銓上書數千言。謂政令之闕有十。而上下之情不合亦有十。且言堯舜明四目。達四聰。雖有共鯀不能塞也。秦二世以趙高為腹心。劉項橫行而不得聞。漢成帝殺王章。王氏移鼎而不得聞。靈帝殺何武陳蕃。天下橫潰而不得聞。梁武信朱异。侯景斬關而不得聞。隋煬帝信虞世基。李密稱帝而不得聞。唐明皇逐張九齡。安史胎禍而不得聞。陛下自即位以來。號

召逐客與臣同召者。張燾辛次膺王大寶王十朋。今燾去矣。次膺去矣。十朋去矣。大寶又將去。惟臣在爾。以言為諱。而欲塞災異之源。臣知其必不能也。八月丙寅。陳俊卿以張浚降秩徙治。上疏曰。若浚不用。宜別屬賢將。如欲責其後效。降官示罰可也。今削都督重權。寘揚州歾地。如有奏請。臺諫沮之。人情解體。尚何後效之圖。議者但知惡浚而欲殺之。不復為宗社計。願下詔戒中外協濟。使浚自效。疏入。帝悟。即復浚都督江淮軍馬。浚遂以劉寶為淮東招撫使。戊寅。金紇石烈志寧復以書貽三省密院。求海泗唐郡

揚州遂為死地國勢如此

康伯無識

張闡

四州地。及歲幣稱臣。還中原歸正人。即止兵。不然當俟農隙往戰。帝以付張浚。浚言。金強則來。弱則止。不在和與不和。湯思退。秦檜黨也。急於求和。陳康伯。周蔡洪。遵等皆上疏。謂敵意欲和。則我軍民得以休息。為自治之計。以待中原之變。而圖之。是萬全之計也。工部侍郎張闡獨曰。彼欲和。畏我邪。愛我邪。直欵我耳。力陳六害不可許。帝意亦然。姑隨宜應之。丙戌。遣盧仲賢持報書如金師。云海泗唐鄧等州。乃正隆淪盟之後。本朝未遣使之前得之。至於歲幣。固非所較。第兩淮凋瘵之餘。恐未如數。仲賢陛辭。帝戒以勿許。

通鑑卷八十一 宋紀 十一
四郡而思退等命許之。張浚奏仲賢小人多妄不可委信不聽。張栻入見帝引見德壽宮。上皇問曾見仲賢否。對曰臣已見之。又問卿父謂如何。莫便議和否。對曰臣嘗謂金人必衰敗國家必隆興。上皇曰何如。對曰太上皇帝仁孝之德上格于天。又傳位聖子。雖古唐虞無以過。而金人不道篡奪相仍。無復君臣父子。不知天心祐國家乎。祐金人乎。臣有以知其然也。上皇曰極是。今日金人誠衰乎。對曰自亮送歿之後。士馬物故甚衆。諸國背叛。人心怨離。金誠衰矣。上皇曰自亮歿非特金人衰弱吾國亦未免力弱。但仲賢

等既回何以應之。對曰臣父職在邊隅戰守是謹。此事著廟堂如何議。但願審處而徐應之。無貽後悔。上皇曰只是說與卿父。今日國家須更量度民力國力。早收拾取。聞契丹與金相攻。若契丹事成。他日自可收卞莊子刺虎之功。若金未有亂。且務恤民治軍。待時而動可也。上皇懲於變。故意不欲戰。且聞金人議欲尊我爲兄。故頗喜之。帝幼年規恢之志甚銳。而卒不得逞者。非特當時謀臣猛將凋喪畧盡。財屈兵弱。未可展布。亦以德壽之志主于安靜。不忍違也。冬十月戊午朔。命廷臣議金師所言四事。其說不一。帝

夏皇后

曰四州地及歲幣可與名分歸正人不可從。丙子立賢妃夏氏為皇后。帝初納郭直卿之女為妃。生鄧王愔。慶王愷。恭王惇。邵王恪。而薨。袁州宜春人夏協有女奇之。以資納于宮中。為吳太后閣中侍御。郭妃薨。太后以夏氏賜帝。至是立為后。協既納女。資置居貧。乃歸客表之僧舍。號夏翁而歿。后訪得其弟執中。補閣門祗候。執中與其妻至京。宮人諷使出之。擇配貴族。欲以媚后。執中不為動。他日后親為言。執中以宋弘語對。后不能奪。執中既貴。始從而學。作大字頗工。復善騎射。帝聞其才。將召用之。執中謝曰。他日無

賢戚

夏執中

累陛下保全足矣。人以此益賢之。辛巳召朱熹至入對垂拱殿。其畧曰。大學之道本於格物。格物者窮理之謂也。謂之理則無形而難知。謂之物則有迹而易覩。必因物求理。使瞭然無毫髮之差。則應事自然無毫髮之謬。是以意誠心正而身修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勸講之臣所以聞於陛下者。不過記誦詞章之習。而陛下又不過求之老子釋氏之書。是以雖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嘗隨事以觀理。故天下之理多所未察。未嘗即理以應事。故天下之事多所未明。是以舉措之間。動涉疑貳。聽納之際。未免蔽欺。由不

通鑑卷八十二 宋紀
講乎大學之道而溺心於淺近虛無之過也願博訪
真儒知此道者講而明之則今日之務所當爲者不
得不爲所不當爲者不得止上爲之動容次論今
之論國計者三曰戰曰守曰和此三說者是非相攻
可否相奪談者各飾其私聽者不勝其眩由不折衷
於義理之根本而馳騫于利害之末流故也君父之
讐不共戴天者乃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凡有君臣父
子之性者發於至痛不能自己之同情而非專出于
一己之私也國家之與北虜其不可與共戴天明矣
今日所當爲者非戰無以復讐非守無以制勝此皆

天理之自然非人慾之私忿也三論先王制御夷狄
之道其本不在威強而在乎德業其備不在邊境而
在乎朝廷其具不在兵食而在乎紀綱願開納諫諍
黜遠邪佞杜塞倖門安固邦本四者爲急先之務庶
幾形勢自強而恢復可冀矣時朝廷遣王之望使虜
約和未還宰臣湯思退等皆主和議而近習曾覲龍
大淵招權故奏及之三劄所陳不出封事之意而加
剴切焉時相湯思退方倡和議不悅十一月戊辰
除朱熹爲武學博士尋與洪适論不合而歸己丑
盧仲賢至宿州僕散忠義懼之以威仲賢皇恐言歸

通鑑卷八十二 宋紀
當稟命遂以忠義遺三省密院書來上其畫定四事
一欲通書稱叔姪二欲得唐鄧海泗四州三欲歲幣
銀絹之數如舊四欲歸彼叛臣及歸正人仲賢還帝
大悔庚子湯思退奏以王之望充金國通問使龍
大淵副之許割弃四州求減歲幣之半初之望爲都
督府參贊軍事不欲戰請入朝因奏人主論兵與臣
下不同惟奉承天意而已竊觀天意南北之形已成
未易相兼我之不可絕淮而北猶敵之不可越江而
南也移攻戰之力以自守自守旣固然後隨幾制變
擇利而應之思退悅其言故奏遣之會右正言陳良

陳良翰

快
翰言前遣使已辱命大臣不悔前失而復遣王之望
是金不折一兵而坐收四千里要害之地決不可許
四郡也若歲幣則俟得陵寢然後與庶爲有名今議
未決而之望遽行恐其辱國不止於仲賢願先馳一
介往俟議決然後行未晚也丙午張栻奏盧仲賢
辱國無狀擅許四州下大理寺奪三官癸丑以胡
昉楊由義爲金國通問所審議官張浚亦力言金未
可與和請帝幸建康以圖進兵帝乃手詔王之望等
并一行禮物並回待命境上而令胡昉等先往諭金
以四州不可割之意如必欲得四州則當追還使人

罷和議矣。詔以和戎遣使，大詢于廷，侍從臺諫預議者凡十有四人，主和者半，可否者半。胡銓獨上議曰：京師失守，自耿南仲主和，二聖播遷，自何桌主和。維揚失守，自汪伯彥、黃潛善主和。完顏亮之變，自秦檜主和。議者乃曰：外雖和而內不忘戰，此向來權臣誤國之言也。一溺于和不能自振，尚能戰乎？陳康伯等言：金人來通和，朝廷遣盧仲賢報之，其所論最大者三事，我所欲者，削去舊禮，彼亦肯從。彼所欲者，歲幣如數，我不深較，其未決者，彼欲得四州，而我以祖宗陵寢，欽宗梓宮為言，未之與也。乞召張浚歸國。

康伯更濟
倒

閻安中

特垂咨訪，仍命侍從臺諫集議。帝從之。羣臣多欲從金人所請。張浚及湖北京西宣諭使虞允文起居郎胡銓監察御史閻安中上疏力爭，以為不可與和。湯思退怒曰：此皆以利害不切於已，大言悞國，以邀美名。宗社大事，豈同戲劇。帝意遂定。浚在道聞王之望行，上疏力辯其失。曰：自秦檜主和，陰懷他志，卒成逆亮之禍。檜之大罪，未正於朝。致使其黨復出，為惡臣聞立大事者，以人心為本。今內外之議未決，而遣使之詔已下，失中原將士四海傾慕之心。他日誰復為陛下用命哉？人心既失，如水之覆，難以復收。而况於

陳亮

通鑑卷八十二 宋紀
天則不順於義則不安竊爲陛下憂之不聽。時與
金人約和天下忻然幸得蘇息獨婺州人陳亮以爲
不可亮發解至京師因上中興論曰臣竊惟海內塗
炭四十餘載矣赤子磬罄無告不可以不拯國家憑
陵之耻不可以不雪陵寢不可以不還輿地不可以
不復此三尺童子之所共知曩獨畏其強耳韓信有
言能反其道其強易弱况今虜酋庸懦政令日弛捨
戎狄鞍馬之長而從事中州浮靡之習君臣之間日
趨怠惰自古夷狄之強未有四五十年而無變者稽
之天時揆之人事當不遠矣不於此時蚤爲之圖縱

有他變何以乘之萬一虜人懲創更立令主不然豪
傑並起業歸他姓則南北之患方始又况南渡已久
中原父老日以殂謝生長於戎豈知有我昔宋文帝
欲取河南故地魏太武以爲我自生髮未燥即知河
南是我境土安得爲南朝故地故文帝旣得而復失
之河北諸鎮終唐之世以奉賊爲忠義狙于其習而
時被其恩力與上國爲敵而不自知其爲逆過此以
往而不能恢復則中原之民烏知我之爲誰縱有倍
力功未必半以俚俗諭之父祖質產於人子孫不能
繼贖更數十年時事一變皆自陳於官認爲故產吾

安得言質而復取之。則今日之事可得而更緩乎。陛下以神武之資，憂勤側席，慨然有平一天下之志，固已不惑於羣議矣。然猶患人心之不同，天時之未順，賢者私憂而姦者竊笑，是何也不思所以反其道故也。誠反其道，則政化行，政化行則人心同，人心同則天時順。天不遠人，人不自反耳。今宜清中書之務，以立大計，重六卿之權，以總大綱。任賢使能以清官曹，尊老慈幼以厚風俗，減進士以列選能之科，革任子以崇薦舉之實，多置臺諫以肅朝綱，精擇監司以清郡邑，簡法重令以澄其源，崇禮立制以齊其習，立綱

申將在外
君命有所
不受之令
邊事一日
未息不許
一日罷兵
諸將與之
終始朝廷
必不下詔
班師此要
言也何不
及乎

目以節浮費，示先務，以斥虛文，嚴政條以核名實，懲吏奸以明賞罰，時簡外郡之卒，以充禁旅之數，調度總司之贏，以佐軍旅之儲，擇守令以滋戶口，戶口繁則財自阜，揀將佐以立軍政，軍政明則兵自強，置大帥以總邊陲，委之專，則邊陲之利自興，任文武以分邊郡，付之久，則邊郡之守自固，右武事以振國家之勢，來敢言以作天下之氣，精間諜以得虜人之情，據形勢以動中原之心，不出數月，紀綱自定，比及兩稔，內外自實，人心自同，天時自順，有所不往，一往而民自歸，何者耳同聽而心同服，有所不動，一動而敵自

闔何者形同趨而勢同利中與之功可躋足而須也。夫攻守之道必有奇變。形之而敵必從。衝之而敵莫救。禁之而敵不敢動。乖之而敵不知所如往。故我常專而敵常分。敵有窮而我常無窮也。夫奇變之道雖本乎人謀而常因乎地形。一縱一橫或長或短緩急之相形盈虛之相傾此人謀之所措而奇變之所寓也。今東西彌亘綿數千里如長蛇之橫道地形適等無所參錯攻守之道無他奇變。今朝廷鑒守江之弊大城兩淮慮非不深也。能保吾城之卒守乎。故不若為術以乖其所之。至論進取之道必先東舉齊西舉

人皆知有
江淮知守
江不如守
淮公獨創
齊秦荆襄
之論似竟
眼界豁然

秦則大江以南長淮以北固吾腹中物。齊秦誠天下之兩臂也。柰虜人以爲天設之險而固守之乎。故必有批亢搗虛形格勢禁之道。竊嘗觀天下之大勢矣。襄漢者敵人之所緩。今日之所當有事也。控引京洛側睨淮蔡包括荆楚襟帶吳蜀沃野千里可耕可守地形四通可左可右。今誠命一重臣德望素著謀謨明審者鎮撫荆襄輯和軍民開布大信不爭小利謹擇守宰省刑薄斂進城要險大建屯田荆楚奇才劍客自昔稱雄徐行召募以實軍籍民俗剽悍聽于農隙時講武藝襄陽既爲重鎮而均隨信陽及光一切

天依安

本師

用藝祖委任邊將之法。給以州兵。而更使自募。與以州賦。而縱其自用。使之養士。足以得効力。用間。足以得敵情。兵雖少。而衆建。其助官。雖輕。而重假。其權。列城相援。比鄰相和。養銳以伺觸機。而發。一旦狂虜玩。故習常來犯江淮。則荆襄之帥。率諸軍進討。襲有唐鄧諸州。屯兵於潁蔡之間。示必截其後。因命諸州轉城進築。如三受降城法。依吳軍故城爲蔡州。使唐鄧相距各二百里。並桐柏山以爲固。揚兵擣壘。增陂深塹。招集土豪千家一堡。興襍耕之利。爲久駐之基。敵來則嬰城固守。出奇制變。敵去則列城相應。首尾如

一、精間諜。明斥埃。諸軍進屯光黃安隨襄郢之間。前爲諸州之援。後依屯田之利。朝廷徙都建業。築行宮於武昌。大駕時一巡幸。虜知吾意在京洛。則京洛陳許汝鄭之備。當日增。而東西之勢分矣。東西之勢分。則齊秦之間可乘矣。四川之帥。親率大軍以持鳳翔之虜。別命驍將出祁山以截隴右。偏將由子午以窺長安。金房開達之師。入武關以鎮三輔。則秦地可謀矣。命山東之歸正者。往說豪傑。陰爲內應。舟師由海道以搗其脊。彼方知支吾奔走。而大軍兩道並進。以堪其脅。則齊地可謀矣。吾雖示形於唐鄧。上蔡而不

再謀進。坐爲東西形援。勢如後臂。彼將愈疑。吾之有意京洛。特持重以示不進。則京洛之備愈專。而吾必得志於齊秦矣。撫定齊秦。則京洛將安往哉。此所謂批亢擣虛。形格勢禁之道也。就使吾未爲東西之舉。彼必不敢離京洛而輕犯江淮。亦可謂乖其所之也。又使其合力以壓唐蔡。則淮西之師起而禁其東。金房開達之師起而禁其西。變化形敵。多方牽制。而權始在我矣。然荆襄之師。必得純意於國家。而無貪功生事之心者。而後付之。平居無事。則欲開布誠信。以攻敵心。一旦進取。則欲見便擇利而止。以禁敵勢。東

西之師有功。則欲制馭諸將。持重不進。以分敵形。此非陸抗羊祜之徒。孰能爲之。夫伐國大事也。昔人以爲譬。拔小兒之齒。必以漸搖撼之。一拔得齒。必且損兒。今欲竭東南之力。成大舉之勢。臣恐進取未必得志。得地未必能守。邂逅不如意。則吾之根本撼矣。此豈謀國萬全之道。臣故曰攻守之間。必有奇變。臣迂人也。何足以明天下之大計。姑疏愚慮之畧。曰中興論。唯陛下裁之。不報。亮退居永康。力學著書。嘗環視錢塘。喟然歎曰。城可灌也。蓋以地下于西湖也。初亮才氣超邁。郡守周蔡以國士奇之。授以中庸大學。曰

周蔡

讀此可精性命之說亮遂受而盡心焉十二月陳
 康伯罷丁丑以湯思退張浚為尚書左右僕射並同
 平章事兼樞密使浚仍都督江淮軍馬除胡銓為宗
 正少卿乞補外不許先是金將蒲察徒穆大周仁以
 泗州降蕭琦以軍百人降詔並為節度使銓言受降
 古所難六朝七得河南之地不施踵而皆失梁武時
 侯景以河南來奔卒陷臺城宣政間郭藥師自燕雲
 來降卒為中國患今金三大將內附優其部曲以繫
 中原之心善矣然處之近地萬一包藏禍心或為內
 應後將噬臍願勿任以兵柄遷於湖廣以絕後患

古今名言

宋元通鑑卷第八十一

宋元通鑑卷第八十二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八十二 甲申一年

孝宗二

隆興二年、金大定四年春正月丙午、金帥僕散忠義復以

書來、二月乙酉、胡昉自宿州還、初昉至金、金人以

失信執之、帝聞昉被執、謂浚曰、和議不成、天也、自此

事當歸一矣、詔王之望以幣還、既而僕散忠義以書

進、金主、金主覽之曰、行人何辜、即遣還、邊事令元帥

胡昉

通鑑卷八十二 宋紀
府從宜措畫。三月丙戌朔，詔張浚視師江淮，金軍退。初，湯思退恐和議不成，奏請以宗社大計，奏稟上皇而後從事。帝批示三省曰：「金無禮如此，卿猶欲議和。今日敵勢非秦檜時比，卿議論秦檜不若。」思退大駭，陰謀去浚，遂令王之望等驛奏：「兵少糧乏，樓櫓器械未備，人言委四萬衆以守泗州，非計。」帝惑之，會戶部侍郎錢端禮言：「兵者凶器，願以符離之潰爲戒，早決國是，爲社稷至計。」乃詔浚行視江淮。時浚所招徠山東、淮、北忠義之士，以實建康、鎮江兩軍，凡萬二千人，萬弩營所招淮南壯士及江西羣盜，又萬餘人，陳

陳敏

敏統之以守泗州，凡要害之地，皆築城堡，其可因水

用蕭琦

爲險者，皆積水爲匱，增置江淮戰艦，諸軍弓矢器械悉備。金人方屯重兵爲虛聲脅和，有刻日決戰之語，及聞浚復視師，亟撤兵歸。於是淮北之來歸者日不

龔茂良

絕。山東豪傑悉願受節度，浚以蕭琦契丹望族，沉勇有謀，欲令盡領降衆，且以檄諭契丹，約爲應援。金人益懼，吏部郎龔茂良言于浚曰：「本朝禦敵，景德之勝，本於能斷。靖康之禍，在於致疑。願仰法景德之斷，勿爲靖康之疑。」浚深然之。丁亥，貶盧仲賢，械送郴州。

思退計罷張浚

編管。夏四月丁丑，罷張浚判福州，湯思退諷右正

言尹穡論浚跋扈且費國不貲奏令張深守泗不受
趙廓之代爲拒命復論督府參議官馮方罷之浚乃
請解督府詔以錢端禮王之望宣諭兩淮而召浚還
端禮入奏言兩淮名曰備守守未必備名曰治兵兵
未必精蓋詆浚也浚留平江凡八上疏乞致仕帝察
浚之忠欲全其去乃命以少師保信節度使判福州
左司諫陳良翰侍御史周操言浚忠勤人望所屬不
當使去國皆坐罷五月壬辰詔曰朕惟祖宗選用
將帥以崇武節外建方鎮內列環尹品式備具近來
環衛久不除授非所以儲材而均任也可應舊制應

陳良翰

周操

以才畧聞堪任將帥及久勤軍事暫歸休逸之人並
爲環衛官更不換授並令兼領六月甲寅朔日食
壬申命虞允文弃唐鄧允文不奉詔秋七月乙酉
召虞允文還以韓仲通爲湖北京西制置使丁亥
洪遵罷己巳命撤兩淮邊備湯思退急欲和好之
成自壞邊備罷築壽春城散萬弩營兵輟修海船毀
折水匱不推軍功賞典及撤海泗唐鄧之戍八月
甲寅朔帝以災異避殿減膳詔廷臣言闕政急務胡
銓以賑災爲急務議和爲闕政其議和之書曰自靖
康迄今凡四十年三遭大變皆在和議則醜虜之不

可與和、彰彰然矣。肉食鄙夫、萬口一談、牢不可破、非不知和議之害、而爭言爲和者、是有三說焉。曰儉懦、曰苟安、曰附會。儉懦則不知立國、苟安則不戒醜毒、附會則覬得美官、小人之情狀具於此矣。今日之議、若成、則有可弔者十、若不成、則有可賀者亦十。請爲陛下極言之。何謂可弔者十、真宗皇帝時、宰相李沆謂王旦曰、我歿、公必爲相。切勿與虜講和。吾聞出則無敵、國外患如是者、國常亡。若與虜和、自此中國必多事矣。旦殊不以爲然。旣而遂和、海內乾耗。旦始悔、不用文靖之言。此可弔者一也。中原謳吟思歸之人、

日夜引領望陛下拯溺救焚、不啻赤子之望慈父母、一與虜和、則中原絕望。後悔何及。此可弔者二也。海泗今日之藩籬、咽喉也。彼得海泗、且決吾藩籬、以瞰吾室、扼吾咽喉、以制吾命。則兩淮決不可保。兩淮不保、則大江決不可守。大江不守、則江浙決不可安。此可弔者三也。紹興戊午、和議旣成、檜建議遣二三大臣、如路允迪等、分往南京等州、交割歸地。一旦叛盟、劫執允迪等、遂下親征之詔。虜復請和、其反覆變詐如此。檜猶不悟、奉之如初。事之愈謹、賂之愈厚。卒有逆亮之變、驚動輦轂。太上謀欲入海、行朝居民一空。

索歸正人
是激中國
之變上兵
伐謀至宋
無一人能
伐虜謀者

覆轍不遠忽而不戒臣恐後車又將覆也此可弔者
四也紹興之和首議決不與歸正人口血未乾盡變
前議凡歸正之人一切遣還如程師回趙良嗣等聚
族數百幾為蕭牆憂今必盡索歸正之人與之則反
側生變不與則虜決不肯但已夫反側則肘腋之變
深虜決不肯但已則必別起釁端猝有逆亮之謀不
知何以待之此可弔者五也自檜當國二十年間竭
民膏血以餌犬羊迄今府庫無旬月之儲千村萬落
生理蕭然重以蝗蟲水潦自此復和則蠹國害民殆
有甚焉者矣此可弔者六也今日之患兵費已廣養

兵之外又增歲幣且少以十年計之其費無慮數千
億而歲幣之外又有私覲之費私覲之外又有賀正
生辰之使賀正生辰之外又有泛使一使未去一使
復來生民疲於奔命帑廩涸於將迎瘠中國以肥虜
陛下何憚而為之此其可弔者七也側聞虜人嫚書
欲書御名欲去國號大字欲用再拜議者以為繁文
小節不必計較臣切以為議者可斬也夫四郊多壘
卿大夫之辱楚子問鼎義士之所深耻獻納二字富
弼以死爭之今醜虜橫行與多壘孰辱國號大小與
鼎輕重孰多獻納二字與再拜孰重臣子欲君父屈

能作痛快
之言不
效精密之
筭宋謀也
能闢外有
殊勛不能
使朝廷不
中制宋師
武臣也
薰猶共而
不具水火
沸而不知
宋人主之
用人也

已以從之則是多壘不足辱問鼎不必耻獻納不必
爭此其可弔者八也臣恐再拜不已必至稱臣稱臣
不已必至請降請降不已必至納土納土不已必至
啣壁啣壁不已必至輿櫬輿櫬不已必至如晉帝青
衣行酒然後為快此其可弔者九也事至於此求為
匹夫尚可得乎此其可弔者十也竊觀今日之勢和
決不成儻乾剛獨斷追回使者魏杞康潛等絕請和
之議以鼓戰士下哀痛之詔以收民心天下庶乎其
可為矣如此則有可賀者亦十省數千億之歲幣一
也專意武備足食足兵二也無書名之耻三也無去

大之辱四也無再拜之屈五也無稱臣之忿六也無
請降之禍七也無納土之悲八也無啣壁輿櫬之酷
九也無青衣行酒之慘十也去十弔而就十賀利害
較然雖三尺童穉亦知之而陛下不悟春秋左氏謂
無勇者為婦人今日舉朝之士皆婦人也如以臣言
為不然乞賜流放竄殛以為臣子出位犯分之戒
庚辰以賀允中知樞密院事辛巳張浚卒初浚既
去朝廷遂決弃地求和之議浚猶上疏言尹穡奸邪
必誤國事且勸帝務學親賢或勸浚勿復以時事為
言浚曰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間吾荷兩朝厚恩

通鑑卷八十二 宋紀
久居重任。今雖去國。惟日望上心感悟。苟有所見。安忍弗言。上如欲復用浚。浚當即日就道。不敢以老疾爲辭。如若等言。是誠何心哉。聞者聳然。行次餘干。得疾。手書付二子栻杓曰。吾嘗相國。不能恢復中原。雪祖宗之耻。即死。不當葬我先人墓左。葬我衡山足矣。數日而卒。贈太保。後帝思浚忠。加贈太師。謚忠獻。浚字德遠。綿竹人。幼有大志。及爲熙河幕官。徧行邊壘。觀山川形勢。時時與舊戍將握手飲酒。問祖宗以來守邊舊法。及軍陣方異之宜。故一旦起自疏遠。當樞筦之任。悉能通知邊事本末。在京城。中親見二帝北

行。皇族係虜。生民塗炭。誓不與虜俱存。故終身不主和議。時論以浚之忠。大類漢諸葛亮。然亮能使魏延揚儀終其身不爲異同。浚以吳玠故。遂殺曲端。亮能容法。孝直浚不能容。李綱趙鼎而又詆之。茲所以不及亮也。壬午。湯思退奏。遣宗正少卿魏杞如金議和。書稱姪大宋皇帝某再拜奉于叔大金皇帝。歲幣二十萬。帝面諭杞曰。今遣使一正名。二退師。三減歲幣。四不發歸附人。杞條陳十七事。擬問對。帝隨事畫可。陛辭。奏曰。臣將旨出疆。豈敢不勉。萬一無厭。願速加兵。帝善之。錢端禮又請遣國信所大通事王抃

水利

鄭作肅

許尹

姚憲

劉唐稽

如金師持周葵書致于僕散忠義及紇石烈士寧

詔江浙水利久不講修勢家圍田堙塞流水諸州守

臣按視以聞於是知湖州鄭作肅知宣州許尹知秀

州姚憲知常州劉唐稽並乞開圍田濬港瀆詔湖州

委朱夏卿秀州委曾惛平江府委陳彌作常州江陰

軍委葉謙亨宣州太平州委沈樞措置金以完顏

守道為尚書左丞金主謂守道曰卿等每奏皆常事

凡治國安民及朝政不便於民者未嘗及也如此則

宰相之任誰不能之江浙大水詔陳闕失監察御

史龔茂良上疏曰水至陰也其占為女寵為嬖佞為

小人專制崇觀政和小人道長內則儉腐竊弄外則

姦回充斥於是京城大水以至金人犯闕今進退一

人施行一事命由中出人心譁然指為此輩臣願先

去腹心之疾然後政事闕失可次第言矣內侍梁琦

曾觀龍大淵皆用事故茂良及之尋遷右正言會梁

珂沒贈節度謚靖恭茂良諫曰中興賢相如趙鼎勳

臣如韓世忠皆未有謚如朝廷舉行亦足少慰忠義

之心今施於珂為可惜竟寢其謚九月辛丑以王

之望參知政事時久雨出內庫白金四十萬賑貧

民龔茂良上言曰今積陰弗解淫雨益甚熒惑入斗

謚

通鑑卷八十二 宋紀 八
正當吳分。天意若有所怒而未釋，曾覲龍大淵害政，甚于梁珂百倍。上諭以皆潛邸舊人，非它近習比，且俱有文學，敢諫爭，未嘗預外事。翌日再疏言：唐德宗謂李泌，人言盧杞奸邪，朕獨不知何耶？泌曰：此其所以為奸邪也。今大淵覲所為行道之人能言之，而陛下更頌其賢。此臣所以深憂。疏入不報。癸卯，湯思退都督江淮軍馬。初，思退急於求和，諷侍御史尹穡言乞置獄，取不肯撤備及弃地者二十餘人論罪，因擢穡諫議大夫。至是，命思退都督江淮，固辭不行。乙巳，復命楊存中為同都督，錢端禮、吳芾並為都督府。

如設此獄，伏亦當空。言不弃地者有幾人哉。

金不受國書

便殿入對

參贊軍事。冬十月甲寅，魏杞至盱眙，金帥以國書未如式弗受。丁卯，賀允中罷。庚午，詔曰：朕每聽朝議政，頃刻之際，意有未盡，自今執政大臣或有奏陳，宜於申未間入對便殿，庶可坐論得盡所聞。期躋於治。辛巳，金兵復渡淮。初，湯思退以帝悔悟，恐事不成，陰遣孫造諭敵以重兵脅和。金僕散忠義等遂議渡淮。始，魏杞行次盱眙，忠義遣趙房長問杞所以來之意，求觀國書。杞曰：書御封也。見主當廷授。房長馳白，忠義疑國書不如式，又求割商秦之地及歸正人，且欲歲幣二十萬。杞以聞，帝命盡依初式許割。

借國書不
如式為名

劉寶不終

劉寶殺魏
勝

四州歲幣亦如其數再易國書忠義猶以未如所欲
至是與紇石烈志寧分兵自清河口以犯楚州都統
制劉寶弃城遁時知楚州魏勝奉詔專一措置清河
口金人乘間以舟載器甲糗糧自清河出欲侵邊勝
覘知之帥忠義士拒于河口金兵詐稱欲運糧往泗
州由清河口入淮勝欲禦之劉寶戒以方議和不可
十一月乙酉金兵軼境魏勝帥諸兵拒於淮陽自
卯至申勝負未決金徒單克寧帥生兵至勝與力戰
矢盡依土阜為陣謂士卒曰我當死此得脫者歸報
天子乃令步卒居前騎兵為殿至淮陰東十八里中

張觀

劉夙

矢。墜。馬。死。楚州遂陷金人入濠滁州都統制王彥棄
昭關走。庚寅以楊存中都督江淮軍馬時諸軍各
守分地不相統一存中集諸將調護之於是始更相
為援朝議欲舍淮保江存中持不可乃已。辛卯湯
思退罷尋以尹穡晁公武論其主和誤國落觀文殿
大學士永州居住太學生張觀等七十二人上書論
湯思退及王之望尹穡奸邪誤國鈎致敵人之罪乞
斬三人以謝天下併竄其黨洪适晁公武而用陳康
伯胡銓陳良翰王十朋金安節虞允文王大寶陳俊
卿黃中龔茂良張栻劉夙查籛以濟大計思退行至

通鑑卷八十二 宋紀
信州聞之憂悸而死思退與張浚同相浚以雪耻復
讐爲志思退每借保境息民爲言始終不合 戊戌
復以陳康伯爲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時
金兵犯淮人情驚駭張浚已卒皆望康伯復相乃自
紹興召拜康伯力疾至闕下詔子安節婿文好謙掖
以見減拜賜坐 庚子遣兵部侍郎胡銓右諫議大
夫尹穡分詣兩浙措置海道贈魏勝寧國軍節度使
謚忠壯 辛丑以錢端禮僉書樞密院事壬寅以虞
允文同僉書樞密院事癸卯遣王之望勞師江上乙
巳以錢端禮權參知政事閏月甲寅陳康伯入見詔

間日一朝許肩輿至殿門給扶升殿非大事不署
丙辰周葵罷 王抃見金二帥得報書以歸 壬戌
詔罷胡銓尹穡丙寅召韓仲通以沈介爲湖北京西
制置使 乙亥王之望罷先是金人至揚州或請擊
之楊存中不敢渡江獨臨江固壘以自守之望與湯
思退表裏專以割地啖敵爲得計帝詔督府擇利害
擊金軍之望下令諸將不得妄進朝廷趣行之望言
王抃旣還不可冒小利害大計言者論之遂罷 丙
子王抃使金持陳康伯報書以行 十二月辛卯以
王剛中僉書樞密院事剛中在蜀時吳玠姚仲王彥

通鑑卷八十二 宋紀
皆以大將建節、雄於一方、守帥以文治則玩於柔而號令不行、以武競則窒於暴而下情不通、惟剛中檢身以法、示人以禮、不立崖塹、恩威並行。羽檄紛沓、從容裁決、皆中機會。及去蜀、士民懷之。丙申、詔曰：比遣王抃、遠抵潁濱、得其要約、尋澶淵盟誓之信、做大遼書、題之儀正、皇帝之稱、爲叔姪之國、歲幣減十萬之數、地界如紹興之時、憐彼此之無辜、約叛亡之不遣、可使歸正之士咸起寧居之心、重念數州之民、罹此一時之難、老稚有蕩析之哉、丁壯有係累之苦、宜推蕩滌之宥、少慰凋殘之情、應沿邊被兵州軍、除逃

欲人不知
莫若勿爲

遁官吏不赦外、餘並放遺、此洪适所草也、論者謂前日之所貶損、四方蓋未聞知、今著之赦文、失國體矣、是春、湖南郴州宜章縣盜李金焚掠州縣、討平之、金以女真字譯經史、

宋元通鑑卷第八十二

宋元通鑑卷第八十三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八十三 起乙酉至巳丑凡五年

孝宗三

乾道元年金大定五年春正月辛亥朔合祀天地于圜丘

大赦改元先是洪适為太常奏聖上踐阼務崇乾德郊丘講禮專以誠意交於神明竊謂古今不相沿樂金石八音不入俗耳通國鮮習其藝而聽之則倦且寐獨以古樂嘗用之郊廟爾昔者等工鼓負不應經

法孔光何武嘗奏罷於漢代前史是之今樂工爲數甚夥其鹵簿六引前後鼓吹有司已奏明詔三分減一惟是肄習尚踰三月之淹夫驅游手之人縱金擊石安能盡中音律使鳳儀而獸舞而日給虛費總爲緡錢鉅萬若從裁酌用一月教習自可應聲合節不至闕事於是詔郊祀樂工令肄習一月太常寺復言郊祀合用節奏樂工舞工其分詣社稷及別廟並番輪應奉更不添置辛酉召楊存中還罷都督府以存中爲寧遠昭慶節度使又罷兩淮及陝西河東宣撫招討司庚午詔館職更迭補外召提舉太平興

未有有氣節而立明黨者

國宮陳俊卿入對上勞撫之因極論朋黨之弊且論人才當以氣節爲主氣節者少有過差當容之邪佞者甚有才當察之上然之除吏部侍郎同修國史二月丁未陳康伯卒康伯字長卿弋陽人以經濟自任臨事明斷帝嘗謂輔臣曰康伯有器量其從容不迫可比晉謝安至是奏事出殿門疾作輿至第不起三月甲寅太白晝見庚申以虞允文參知政事王剛中同知樞密院事癸亥黃祖舜卒祖舜福清人舉進士歷官同知樞密院事裁抑冒濫嘗進論語講義詞理明粹亦有足稱謚莊定魏杞還自金初

黃祖舜

魏杞

使命

通鑑卷八十三 宋紀
杞至燕山、金館伴張恭愈以國書稱大宋脅杞去大字、杞拒之、具言天子神聖、才傑奮起、人人有敵愾意。北朝用兵、能保必勝乎。金君臣環聽拱竦、金主許損歲幣、不發歸正人、命元帥府罷兵分戍、杞卒正敵國禮而還、帝慰藉甚厚。是春、湖南盜起、入廣東焚掠州縣、官軍討平之。夏四月庚子、金報問使完顏仲等入見、乙巳、吳璘入見。五月壬申、吳璘判興元府。丙子、宜章縣盜李金等復作亂、朝廷憂之、以劉琪知潭州、湖南安撫使、入境聲言、發郡縣兵討擊、而移書制使沈介、請以便宜出師、曰、擅興之罪、吾自當之。

楊欽

介即遣田寶、楊欽以兵至、琪知其暑行疲怠、發夫數程外迎之、代其負任、至則犒賜過望、軍士感奮、琪知欽可用、檄諸軍皆受節制、下令募賊徒、相捕斬、諸吏者除罪、受賞、欽與寶連戰破賊、追至莽山、賊黨曹彥黃琪執李金以降、支黨竄匿者尚衆、琪諭欽等却兵、聽其自降、賊相率納兵、給據歸田里、第上諸將功狀、有差、上賜璽書曰、近世書生、但務清談、經綸實才、蓋未之見、朕以是每有東晉之憂、今卿既誅羣盜、而功狀詳實、諸將優劣、破賊先後、歷歷可觀、宜益勉副朕意。朱熹請祠、差監南嶽廟。六月癸未、王剛中卒。

剛中字時亨、樂平人、自進士至公卿、無他嗜好、公退唯讀書著文為樂、丙戌、以洪适僉書樞密院事、适拜僉書、帝謂端禮、虞允文曰、三省事可與洪适共議、自是東西府如同班奏事、秋八月乙酉、立鄧王惛為皇太子、大赦、惛、帝長子也、丁亥、虞允文罷、己丑、以洪适參知政事、葉顥僉書樞密院事、癸巳、錢端禮罷、時久不置相、端禮以首參闕之甚急、太子惛夫人端禮女也、殿中侍御史唐堯封論端禮帝姻不可任執政、坐遷太常少卿、館閣士相與上疏排端禮者、皆被斥、端禮遣人密告陳俊卿、言已即相當引其政、

皇太子惛

唐堯封

出俊卿

胡明

俊卿斥之、翌日進讀寶訓、因言本朝家法、戚屬不預政、最有深意、陛下所宜謹守、帝納其言、端禮憾之、出俊卿知建寧、及太子立、端禮不得已、引嫌奉祠、戊戌、吏部侍郎章服以論虞允文阿附罷、九月甲戌、以汪澈知樞密院事、冬十月壬辰、上御大慶殿冊皇太子、乙巳、淮北紅巾賊踰淮、劫掠、知楚州胡明擊殺其首蕭榮、十一月辛亥、招収兩淮流散忠義人、十二月戊寅、以洪适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汪澈為樞密使、葉顥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近習武臣梁俊彥請稅江淮沙田蘆場、以助

通鑑卷八十三 宋紀 四
軍餉帝以問顓顓對曰蘆塲臣未之詳沙田者乃江濱出沒之地水激於東則沙漲於西水激於西則沙復漲於東其田未可以爲常也辛巳兵興兩淮之田租並復至今未征况沙田乎帝大悟即詔罷之顓退至中書召俊彥切責之曰汝言利求進萬一淮民怨咨爲國生事雖斬汝萬段豈足以塞責俊彥惶恐免寇謝始釋之時謂顓此舉有申屠嘉辱鄧通韓琦竄任守忠之遺意云

葉顓夙力

二年金大定六年春正月辛酉省六合戍兵以所墾田給還復業之民戶部侍郎曾懷言江西路營田四千餘

頃已佃一千九百餘頃租錢五萬五百餘貫若出賣可得六萬五千餘貫及兩浙轉運司所括已佃九十餘萬畝合而言之爲數浩瀚今欲遵元詔見佃願買者減價二分詔曾懷等提領出賣其錢輸左藏南庫別貯之二月丁丑罷盱眙屯田賑兩浙江東飢金左丞相僕散忠義卒忠義謙以接下敬儒重士與人交侃侃如也善馭將卒能得其死力爲宰輔數年知無不言故能以外戚兼任將相以功名終三月辛未洪适罷适以文學聞望遭時遇主自中書舍人半歲四遷至右相然無大建明以究其所學會霖雨

開圍田

迺引咎乞罷。帝從之。癸酉，以魏杞同知樞密院事。夏四月庚辰，詔兩浙漕臣王炎開平江湖秀圍田。乙未，汪澈罷。澈在政府，帝密訪人材，澈薦百有十八人。嘗奏言：臣起寒遠，所以報國，無私不欺耳。其自奉清約，賤貴弗渝。五月庚戌，葉顥罷。以魏杞參知政事。林安宅同知樞密院事。蔣芾僉書樞密院事。癸丑，太白晝見，經天禁浙西修築圍田。罷修建康行宮。六月甲戌，罷兩浙路提舉市舶司。戊寅，詔制科權罷。注疏出題，守臣監司亦許解送。知秀州孫大雅代還，言州有柘湖澱山湖，陳湖支港相貫，西北可入

孫大雅

水利

姜詵

於江東南可達於海。旁海農家作壩以却鹹潮。雖利及一方，而水患實害鄰郡。設疏導之，則又害及旁海之田。若於諸港浦置牐啓閉，不惟可以洩水，而旱亦獲利。然工力稍大，欲率大姓出錢，丁戶出力，於農隙修治之。于是以兩浙轉運副使姜詵與守臣視之。詵尋與秀州常州平江府江陰軍條上利便，詔秀州華亭縣張涇牐拜澱山東北通陂塘港淺處。俟今年十一月興修，常州江陰軍蔡涇牐及申港。明年春興修利港。俟休役一年興修平江府姑緩之。秋七月己酉，調泉州左翼軍屯許浦鎮。甲寅，以鎮江都統制戚

王炎

聖斷

并貶守臣
荐主是

方為武當軍節度使。八月丙戌，林安宅罷。初，安宅為御史，請兩淮行鐵錢，葉顥力言不可。安宅忿然，既入樞府，乃劾顥。子受宣州富人錢百萬，御史王伯庠亦論之。顥乞辯明，及顥罷，參樞上下其事于臨安府。命尹王炎親鞫，置對無跡。帝以安宅伯庠風聞失實，並免官，仍貶安宅筠州安置。召顥赴闕，帝勞之曰：「卿之清德，自是愈光矣。」九月甲辰，上元知縣李允升犯賊，杖脊刺面，配惠州牢城。籍其貲，建康守臣王佐坐縱，允升貶建昌軍居住。其薦舉及失按者，並奪官。冬十月己卯，蠲諸路酒坊逋賦。十一月，以陳俊

卿為吏部尚書。時上未能屏鞠戲，又將游獵白石，俊卿上疏力諫，至引漢桓靈唐敬穆及司馬相如之言為戒。上喜曰：「備見忠讜，朕決意用卿矣。」楊存中卒，存中本名沂中，字正甫，紹興間賜今名，代州崞縣人。史稱其出入宿衛四十年，忠義勇敢，遇大小二百餘戰，身被五十餘創，未嘗大敗。蓋亦帥臣之傑然者也。但其時運怪石，置之太平樓，酒肆營居鳳山，十年而就，以此推之，則其憂時體國之意，未必深切。張絢王十朋、陳俊卿相繼論列，殆不為無謂矣。十二月己卯，以葉顥知樞密院事。甲申，以葉顥魏杞為尚書左

陳之茂

芮曄

林光朝

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兼樞密使。顓首薦汪應辰王十朋陳良翰周操陳之茂芮曄林光朝等可備執政侍從臺諫。上嘉納之。又言自古明君用人使賢使愚使姦使盜惟去泰甚。上曰固然。虞有禹臯亦有共驩。周有旦奭亦有管蔡。在用不用。顓曰誠如聖訓。但今日在朝雖未見有共驩管蔡。然有竊弄威福者。臣不敢隱。上問為誰。顓以龍大淵對。以蔣芾參知政事。陳俊卿同知樞密院事。時曾覲龍大淵怙舊恩竊威福。士大夫多出其門。俊卿與大淵等公見外不交一語。大淵等納謁亦謝不接。庚寅詔置制國用司以宰

相領之議者言近以宰相兼樞密使蓋欲使知兵也。而不知財穀出入之源可乎。且唐制帝相兼領三司使。於是詔自今宰相可帶制國用使參知政事帶同知。

三年金大定七年春正月甲辰詔戒大理官曰獄重事也。

稽者有律當者有比疑者有讞比年顧以獄情白於宰執探取旨意以為輕重甚無謂也。自今其祗乃心敬於刑惟當為貴毋習前非不如吾詔吾將大寘於罰罔攸赦。二月癸酉出龍大淵為江東總管曾覲為淮西總管甲戌大淵改浙東覲改福建覲怙寵擅

通鑑卷八十三 宋紀
權周必大金安節等嘗極論之多坐斥至是中書舍
人洪邁言於陳俊卿曰大淵覲言鄭聞當除右史某
當除某官信乎俊卿以邁言質於帝帝怒遂出二人
于外。辛巳以虞允文知樞密院事。丙申帝從大
上皇太上皇后幸玉津園。戊戌直秘閣石敦義犯
賊刺面配柳州籍其家。三月甲辰帝從太上皇太
上皇后幸聚景園壬戌伯母秀王夫人張氏卒。夏
四月癸酉帝爲秀王夫人成服於後苑。戊寅以吳
璘知興元府充四川宣撫使。五月甲寅吳璘卒璘
字唐卿玠弟也剛勇喜大節畧苛細代玠守蜀二十

年隱然爲方面之重威聲亞於玠卒贈太師仍議謚
上皇嘗問勝敵之術於璘璘對曰弱者出戰强者繼
之上。皇曰此孫武子三駟之法一敗而二勝也璘選
諸將卒以功有薦才者璘曰兵官非嘗試難知其才
以小善進之則僥倖者獲志而邊人宿將之心怠矣
甲戌以虞允文爲四川宣撫使時吳璘卒議擇代
上諭允文曰吳璘旣卒汪應辰恐不習事無以易卿
凡事不宜效張浚迂闊軍前事卿一一親臨之即拜
資政殿學士宣撫四川。乙亥金遣使來取被俘人
詔實俘在民間者還之軍中人及叛亡者不預。戊

通鑑卷八十三 宋紀 九
寅以虞允文仍知樞密院事尋又充四川宣撫使帝親書九事戒之。辛卯皇后夏氏崩謚曰安恭。秋七月乙巳太子愔卒謚曰莊文。閏月癸酉權攢安恭皇后于修吉寺。丁亥戚方落節鉞信州居住。八月丁酉內侍陳瑜李宗回坐交結戚方受賂瑜決杖黥面配循州宗回除名筠州編管方潭州安置籍所盜庫金犒軍。朱熹如長沙訪張栻道經昭武謁黃中中端莊靜重德容粹然熹自以龕厲猛起之心恐不足以當其溫厚和平之氣先以書請納再拜之禮而見之既乃見栻偕登衡岳而還栻贈之詩有超

然會太極眼底無全牛之句熹亦有管我抱冰炭從君識乾坤之答乃知其徃復而深相契者蓋有在也。九月戊子太白晝見。冬十月戊戌修真州城庚子定內外薦舉改官人歲額。十一月丙寅合祀天地于園丘戊辰雷癸酉葉顥以帝親郊而雷引漢故事上印綬罷相提舉太平興國宮魏杞亦罷顥至家不疾而卒顥字子昂興化仙遊人簡易清介與物若無忤至處大事則毅然不可奪。自初仕至宰相服食僮妾田宅不改其舊。己丑除朱熹樞密院編修辭不至。以陳俊卿參知政事時四明獻銀鑛將召冶

梁克家

莫濟

工即禁中鍛之俊卿奏不務帝王之大而屑屑有司之細恐為有識所窺從官梁克家莫濟俱求外補俊卿奏二人皆賢其去可惜劾奏洪邁奸險讒佞不宜在左右罷之以劉珙同知樞密院事珙自湖南召還初入見首論獨斷雖英主之能事然必合眾智而質之以至公然後有以合乎天理人心之正而事無不成若奔僉謀徇私見而有獨御區宇之心則適所下之公議者又論羨餘和糴之弊帝皆嘉納之授翰林學士復上言世儒多病漢高帝不悅學輕儒生臣以為漢高帝所以不悅者特腐儒俗學耳使當時有以二帝三王之學告之知其必敬信功烈不止此因陳聖王之學所以明理正心為萬事之綱帝稱善遂拜樞副珙因薦張栻汪應辰陳良翰學行才能皆臣所不逮而栻窮探聖微曉暢軍務曩幸破賊栻謀為多願亟召用上可其奏丁丑以雷發非時詔臺諫侍從兩省官指陳闕失十二月丙申增修六合城金出蒲察通為肇州防禦使時通為殿前右衛將軍金主惡其人出之于外臨發賜金帶諭之曰卿雖有才然用心多詐朕左右須忠實人故命卿補外賜卿

以為漢高帝所以不悅者特腐儒俗學耳使當時有以二帝三王之學告之知其必敬信功烈不止此因陳聖王之學所以明理正心為萬事之綱帝稱善遂拜樞副珙因薦張栻汪應辰陳良翰學行才能皆臣所不逮而栻窮探聖微曉暢軍務曩幸破賊栻謀為多願亟召用上可其奏丁丑以雷發非時詔臺諫侍從兩省官指陳闕失十二月丙申增修六合城金出蒲察通為肇州防禦使時通為殿前右衛將軍金主惡其人出之于外臨發賜金帶諭之曰卿雖有才然用心多詐朕左右須忠實人故命卿補外賜卿

通鑑卷之二十三 宋紀
金帶者答卿服勞之久也。因顧謂左宣徽使敬嗣暉曰：如卿不可謂無才。所欠者純實耳。又諭宰臣曰：卿等舉用人才，凡已所知識，必使他人舉奏，朕甚不喜。如其果賢，何必以親疎為避忌也。

四年、金大定八年春正月戊辰籍荆南義勇民兵增給衣

甲、遇農隙日番教、以辛弃疾通判建康府、壬午、

奪秦墳秦堪郊恩蔭補、二月己亥、以蔣芾為尚書

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詔芾常朝贊拜不名、芾

辭許之、乙巳、以王炎僉書樞密院事、癸丑、五星皆

見、三月庚午、以晁公武為四川安撫制置使、己丑、

四方霧下若塵、夏四月甲寅、蔣芾等上欽宗帝紀

實錄、丙辰、禮部員外郎李燾上所著續通鑑長編、自

建隆至治平一百八卷、江東路營田令見佃者減

價承買、崇安縣飢、值浦城盜發、崇安人情大震、朱

熹請于府貸粟六百斛、籍戶口散給之、民賴以生、及

冬有年、民願償粟于官、知府王淮俾留里中而上其

籍于官、社倉之法始此、五月丙戌、行乾道新曆、帝

以近世曆學失傳、士大夫無習之者、新曆比舊、特彼

善于此、乃不別製名、只以乾道命名、六月辛卯朔

太白晝見、經天、辛丑、五星皆見、丁巳、召興化軍布

救荒

王淮

曆

林彖

魏揆之

衣林彖赴行在。戊午，右僕射蔣芾以母喪去位。秋七月壬戌，以劉珙兼參知政事。召建寧府處士魏揆之赴行在。揆之師胡憲，與朱熹遊。諸司薦其學行，被召，辭謝不獲。以布衣入見，帝曰：「治道以何為要？」揆面奏：「治道以分臣下邪正為要。」因極陳當世之務，勸上以修德業，正人心，養士氣為恢復之本。上嘉納之。賜揆之同進士出身，除太學錄。時將釋奠孔子，揆之請黜安石父子勿祀，而追爵程氏兄弟使從食，不聽。又言：「太學之教，宜以德行為先，其次猶當使之通習世務。今一以空言浮說取之，何裨實用！」其諸政事有

既不用其言何必召其人

係安危治亂之機，而宰相不能正，臺諫侍從不敢言者，無不抗章盡言。至三四皆不見省，遂罷為台州教授。秋八月，主管殿前司公事王琪奉詔按視兩淮城壁，琪擅令揚州增築新城，揚民言不便，劉珙乞罷琪。忤帝意，既而琪以擅興工役降三官放罷。庚戌，劉珙以繼母憂去。陳俊卿言：「珙正直有才，願留之。」不聽。辛亥，陳俊卿請罷政，不許。住賣諸路未賣營田，轉運司收租。九月庚申，立內外將佐升差審察法。庚午，限品官子孫名田。冬十月乙未，臣寮言：「天下之事，必歷而後知，試而後見。為縣令者，必為丞簿，為

郡守者必爲通判。爲監司者必爲郡守。皆有等差。自今職事官必任滿方許求外。未歷親民任使。即未得擬州郡。且授通判。詔從之。庚子。起復蔣芾爲尚書左僕射。以陳俊卿爲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兼樞密使。芾辭終喪許之時有密旨。欲今歲大舉。芾奏天時人事未至。帝不悅。甲辰。大閱于茅灘。帝親御甲冑。指授方畧。命三司合教爲三陣。戈甲耀日。旌旗蔽天。六師驩呼。犒賚有加。十一月乙亥。詔峽州布衣郭雍赴行在。十二月甲辰。減兩浙東西路明年夏稅和市之半。以彭州守臣梁介修復三縣。一十餘堰灌

郭雍

梁介

水利

溉之利。及於鄰邦。詔介直秘閣。西遼權國事普速完。與朶魯不第朴古只沙里通。出朶魯不爲東平王。而殺之。朶魯不之父斡里刺以兵問罪。遂殺普速完。及朴古只沙里。迎夷列次子直魯古立之。改元天禧五年。金大定九年春正月甲戌。措置兩淮屯田。陳俊卿以兩淮備禦未設。民無固志。萬一寇至。倉卒調兵。恐不及事。請于揚州和州各屯三萬人。預爲之計。仍籍民家三丁者。取其一。以爲義兵。授之弓弩。教以戰陳。農隙之日。給以兩月之食。聚而教之。沿江諸郡。亦用其法。諸將渡江。則使之城守。以備緩急。且以陰制州兵。

黃裳
陸九齡
楊簡
沈煥
彭龜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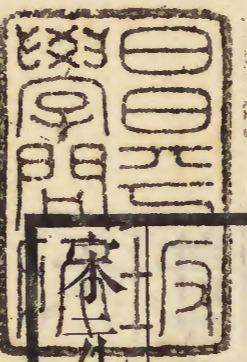
通鑑卷八十三
綱目卷三
四
頡頏之患。其兩淮諸郡守臣。但當擇才。不當復論文。武計資歷。捐以財賦。許辟官吏。畧其小過。責其成功。要使大兵屯要害。必爭之地。待敵至而決戰。使民兵各守其城。相為掎角。以壯聲勢。帝意亦以為然。詔即行之。然竟為眾論所持。中止。二月壬寅。以梁克家僉書樞密院事。罷制國用司。甲辰。以王炎參知政事。三月乙亥。召四川宣撫使虞允文還。以王炎代之。陳俊卿薦允文才堪將相。故也。丙子。賜禮部進士三百九十二人。是科得陸九齡。楊簡。沈煥。彭龜年。黃裳。壬子。賜郭雍號冲晦處士。夏四月壬辰。以梁

克家兼參知政事。辛亥。賑恤衢婺饒信四州流民。五月己巳。帝以射弩弦斷傷目。不視朝。六月戊戌。始視朝。陳俊卿言于帝曰。陛下未能忘騎射者。蓋志圖恢復耳。誠能任智謀之士。以為腹心。仗武猛之將。以為爪牙。明賞罰以彰士氣。恢信義以懷歸附。則英聲義烈。不出于尊俎之間。而敵人固已逡巡震懼于千萬里之遠。尚何待區區馳射于百步之間哉。己酉。以虞允文為樞密使。秋七月。以曾覲為浙東總管。先是龍大淵歿。覲在福建。帝憐欲召之。劉琪奏曰。此曹奴隸。厚賜之可也。引以自近。而待以賓友。使得

通鑑卷之三十三 宋紀
預聞政事。非所以增聖德。總朝綱也。帝納珙言。命遂
寢。既而覲垂滿。陳俊卿恐其入。預請以浙東總管處
之。覲入見。詔進覲一官。爲觀察使。俊卿及虞允文諫
不可。竟申浙東之命。覲怏怏而去。八月甲申朔日
食。己丑。以陳俊卿虞允文爲尚書左右僕射。並同
平章事。兼樞密使。俊卿以用人爲已任。所除吏皆一
時之選。獎廉退。抑奔兢。或才可用而資歷淺者。則密
薦於帝。未嘗語人。每接朝士及牧守。自遠至。必問以
時政得失。人才賢否。允文爲相。亦以人才爲急。嘗籍
爲三等。有所見聞。即記之。號材館錄。故所用皆知名

士。九月辛酉。詔淮東諸州農隙。教閱民丁。壬申。命
許子中措置淮西山水砦。招集歸正忠義人。耕墾官
田。冬十月戊子。賑溫台二州被水貧民。己亥。命饒
信二州。歲各留上供米三萬石。以備賑糶。十一月
癸丑朔。復置淮東萬弩手。名神勁軍。丙寅。爲岳飛
立廟于鄂州。辛未。詔侍從臺諫兩省官。各舉京朝
官以上。才堪監司郡守者三人。

通鑑卷八十三



通鑑卷第八十三

元

